

# 米尔扎·卡迪姆·伊列瓦尼和他的艺术遗产

**自** 19世纪起，阿塞拜疆造型艺术出现了新的潮流和风格，其中现实主义倾向日益增强。艺术家们并没有完全抛弃细密画的传统，而是积极地在构图（包括肖像画）中运用透视法。细密画元素与现实主义风格的融合与互补，在阿塞拜疆艺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上半叶的事件和进程，促成了在俄罗斯和欧洲蓬勃发展的现实主义运动与当地造型艺术传统的融合。19世纪初，细密画和卡扎尔宫廷绘画传统所固有的风格仍然在阿塞拜疆艺术家的作品中盛行，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种新风格开始抬头。

这一发展趋势的一个显著例子是米尔扎·卡迪姆·伊列瓦尼(1825-1875)的作品。其作品藏于阿塞拜疆国家艺术博物馆中。米尔扎·卡迪姆·伊列瓦尼在不完全脱离中世纪细密画传统的前提下，力求写实，最大限度地展现人物的心理状态，其作品类似于欧洲肖像画，拥有流畅的表现力。在追求创新的同时，这位艺术家始终致力于装饰性绘画的创作。

米尔扎·卡迪姆出生于埃里温，是家中独子。他的父亲马梅德·侯赛因是一位著名的木工艺术大师。看到儿子对艺术创作的热情，父亲开始教他装饰艺术。卡迪姆毕业于第比利斯高等文理中学，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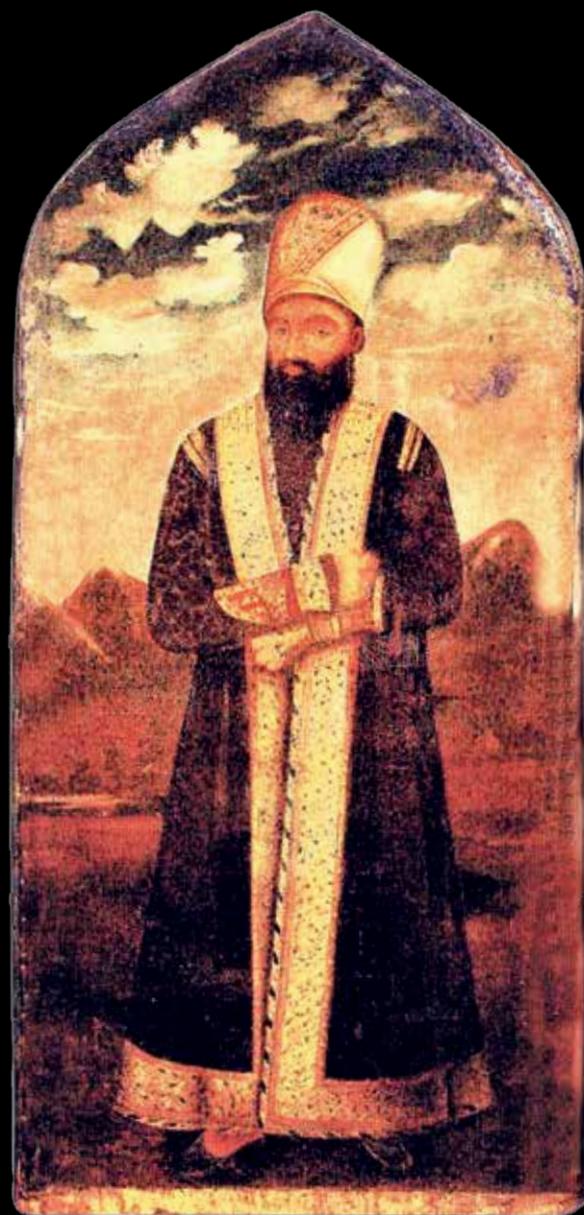
法语和波斯语。在校期间，他接触到了俄罗斯造型艺术，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卡迪姆15岁从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在政府部门工作了35年，将余生都奉献给了绘画，这也是他毕生的爱好。他书房的墙上挂满了他的画稿。版画、壁画、素描以及玻璃肖像油画在他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米尔扎·卡迪姆·伊列瓦尼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中期和成熟期（晚期）。他在早期创作了丝绸刺绣、壁挂、各种绘画以及艺术金绣的模板。他的壁挂模板主要是菱形、正方形、圆形和八角星。风格化的花卉装饰和对称的鸟类描绘，体现了艺术家对民族传统图案的了解。该系列的模板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铅笔和水彩画《坐着的女人》、《舞者》和《爱情场景》。伊列瓦尼早期作品还有他的第一批玻璃肖像油画《女人》、《演奏音乐的女孩》和《苦行僧》，以及水彩和蛋彩肖像画《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和《穆拉》。这些作品风格简洁，直观地向观者传达主题。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素描作品《土耳其苏丹》，描绘了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骑马的场景。他身着带有深蓝色肩章的军装，手持军刀，头戴传统的土耳其毡帽。这幅作品人物刻画极其细致入微。

伊列瓦尼的手稿在构图上是原创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其中一首用阿拉伯文字写成的抒情诗，以玫瑰和夜莺的图像形式呈现，而玫瑰和夜莺在东方传统上被认为是爱情的象征。这首诗是用纳斯塔利克体和希克斯特体两种书写字体以水彩笔写成的。与这首诗主题相关的是水彩画《夜莺与玫瑰丛》。这幅画以其鲜艳纯净的色彩、精准的明暗对比和细致入微的细节令人赏心悦目。人们会觉得艺术家有意淡化了花朵带刺的茎和花瓣。

米尔扎·卡迪姆的第二个创作时期主要是埃里温萨达尔宫的壁画。从1867-1880年，这座曾

是埃里温汗可汗住所的宫殿用国库拨款进行了翻修和修复。米尔扎·卡迪姆虽然没有接受过正统的艺术训练，但他的才华广为人知，也参与了这项工程。他受命修复宫殿镜厅内的壁画和装饰画。1843年，德国旅行家奥古斯特·冯·哈克茨豪森游历埃里温，他在描述萨达尔宫的镜厅时谈到了伊朗法塔利沙阿、他的儿子阿巴斯·米尔扎、最后一位萨达尔（军事领袖）侯赛因·古鲁汗、他的兄弟哈桑，以及广受欢迎的史诗英雄鲁斯塔姆、索拉布和伊斯芬迪亚尔，还有女骑士



《双人构图》19世纪中期, 纸, 水彩和蛋彩



的画像。卡扎尔宫廷绘画风格的大幅肖像画被放置在镜厅上层的壁龛中。米尔扎·卡迪姆对宫殿里的一些画作进行了重新创作, 赋予它们新生命, 并一如既往地展现了画中人物的心理特征。19世纪80年代, 俄罗斯摄影师德米特里·叶尔马科夫拍摄的照片清晰地显示, 宫殿镜厅的墙壁上挂着八幅肖像画。可惜的是, 这座东方建筑瑰宝萨达尔宫如今已不复存在。就这一点, 亚美尼亚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蓄意破坏行为造成的后果, 丝毫不亚于地震和其他不利的自然灾害。

1914年, 宫殿遭到严重破坏, 之后米尔扎·卡迪姆创作的肖像画被转移到第比利斯军事历史博物馆, 此后一直保存在格鲁吉亚国家艺术博物馆。阿塞拜疆国家艺术博物馆的版画收藏中, 展出了米尔扎·卡迪姆·伊列瓦尼的肖像画草

稿——《阿巴斯·米尔扎》、《法塔利沙阿》和《士兵》, 其图像和构图结构在风格上与萨达尔宫的肖像画相呼应。

《坐在地毯上的法塔利沙阿》肖像画创作于19世纪50年代, 是为萨达尔宫而作, 有油画版和素描版两种形式。这两幅卡扎尔宫廷绘画风格的肖像画相较之下, 既有相似之处, 又各具特色。在素描版中, 沙阿坐在绿色的矮凳上, 倚靠着一个枕头。画中人物标志性的黑色长胡须、红色长袍、皇冠、佩剑和镶嵌着宝石和珍珠的腰带, 都是衬托东方君主形象的元素。室内的蓝色地毯饰以花卉图案、边框和布塔图案等细密画风格的典型标志, 而画中人物面部特征表明, 这位艺术家将其与传统圣像画区别开来。

用黑色水彩笔绘制的阿巴斯·米尔扎肖像, 是

另一位杰出的军事和政治人物，也是艺术家为绘制埃里温军事领导人肖像所做的准备工作。这幅肖像画为全身像，人物微微侧身，露出四分之三侧脸。他头戴高高的圆锥形头饰，长长的黑色胡须与头饰相得益彰，勾勒出他轮廓分明的面容。画家的主要目的是真实地展现人物的个性。此外，他还巧妙地运用明暗对比法描绘了阿巴斯·米尔扎长袍（卡夫坦长袍）的褶皱。

米尔扎·卡迪姆为萨达尔宫创作的布面肖像油画，是阿塞拜疆架上绘画的早期代表作。这些画作使这位艺术家声名鹊起，展现了他日益精湛的技艺以及对描绘皇室成员的浓厚兴趣。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伊列瓦尼根据杂志上的一张照片，创作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大



《法塔利沙阿肖像》19世纪中期，纸，水彩和蛋彩

《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 19世纪中期，纸，水彩和蛋彩



公和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公主（未来的皇室夫妇）的水彩肖像。

在米尔扎·卡迪姆·伊列瓦尼创作成熟时期，他创建了一个肖像画廊，生动地展现了这位艺术家对全新绘画风格的追求。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里，伊列瓦尼创作了许多重要的肖像画作品，包括水彩画和蛋彩画，如《坐着的女人》、《卡扎尔公主玛赫·塔拉特·哈努姆肖像》和《卡扎尔王子马朱拉·米尔扎肖像》。画家描绘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盘腿坐在垫子上。她微微侧身向右，若有所思地望向一旁。她的脸庞栩栩如生，棕色的大眼睛、连眉、小巧的鼻子和嘴巴都刻画得十分惟妙惟肖。女子的秀发披散在脸庞和肩

《坐着的女人》19世纪70年代, 纸, 水彩和蛋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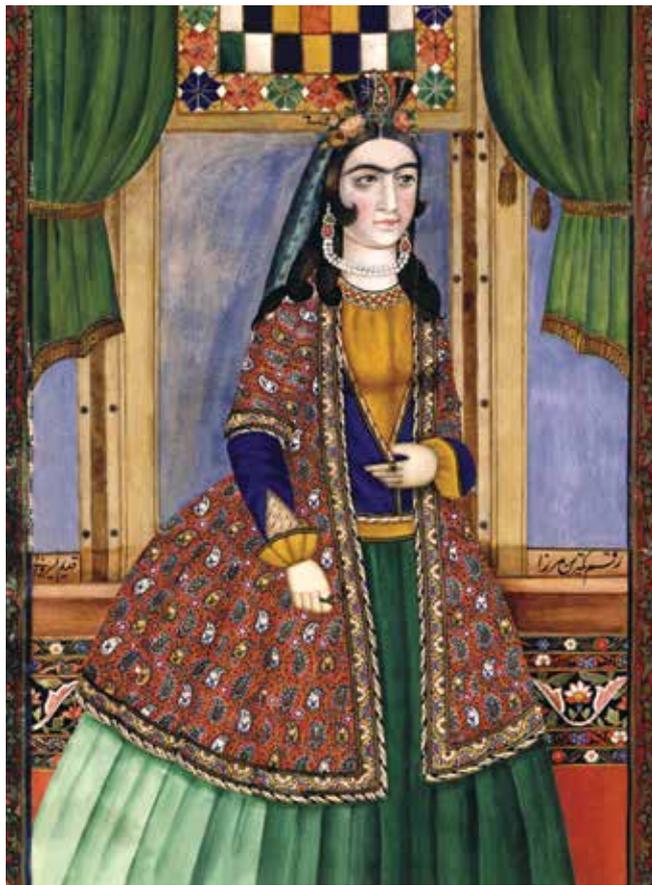


头,上面盖着一条花纹精美的蒂尔玛披肩。发间别着一朵玫瑰,手中拿着一条丝巾,象征着她过往的爱情经历;颈间的项链则粗略呈现。这

位女子身穿黄色衬衫,外面套着一件库利亚扎(kulyadzha,一种保暖衣物),上面装饰着布塔图案和植物纹样,展现了民族服饰之美。背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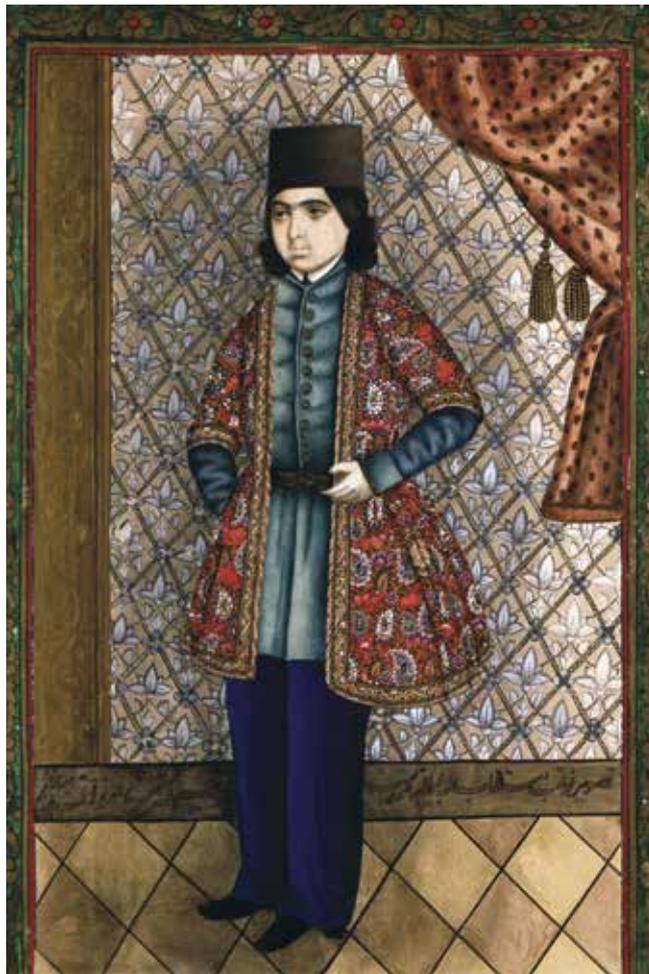
一面浅色的墙，饰有图案边框。地面铺着带有几何和花卉图案的地毯，画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强调图像的透视效果，增强其真实感。通过描绘枕头面料的质感、裙摆的褶皱以及阳光在布料上的反射，画家力求实现写实主义与传统细密画风格的和谐融合。

米尔扎·卡迪姆在另一幅肖像画中描绘了一位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伊朗公主玛赫·塔拉特。人物的名字出现在画面背景下方窗框的铭文中。这幅画展现了高超的透视技巧，融合了细密画和写实主义的元素。米尔扎·卡迪姆在19世纪70年代创作了两幅玛赫·塔拉特公主的肖像画，至今仍保存完好。其中一幅藏于格鲁吉亚国家艺术博物馆，画中人物的面部特征不够清晰。另一幅藏于阿塞拜疆国家艺术博物馆，人物面部特征更加生动，肤色更加明亮，整体画面



《卡扎尔公主玛赫·塔拉特肖像》19世纪70年代，纸，水彩和蛋彩

《卡扎尔王子马朱拉·米尔扎肖像》19世纪70年代，纸，水彩和蛋彩



也更加细致。画家细致地描绘了这位女子深栗色的卷发，发丝垂落在她的脸庞和肩头。她头上披着一条饰有鲜花的蒂尔玛披肩，头戴一顶镶嵌着宝石的头冠，头冠上饰有布塔图案。一条珍珠项链与她的耳环相连。她手上闪闪发光的戒指展现了画家对细节的精益求精。科伊尼亚克(koinyak, 一种罩衫)、阿尔哈鲁克(arkhaluk, 一种红色的蒂尔姆库利亚扎, tirm kulyadzha, 意为暖身衣), 以及饰有布塔和金线刺绣的服饰, 还有宽大的绿色锦缎裙, 都表明了人物的贵族身份。背景中可见一扇敞开的窗户, 顶部装饰着彩色玻璃, 垂挂着绿色窗帘。地板上铺着一块传统的花卉图案地毯——这是伊列瓦尼所有画作中常见的装饰细节。

《穆拉》19世纪中期, 纸, 水彩



在为伊朗卡扎尔王朝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马朱拉·米尔扎王子创作的一幅肖像画中, 画家还在画作的底部边缘写上了人物的名字“尊贵的马朱拉·米尔扎王子”, 以及他本人的签名。画中王子身着红色长袍, 饰以布塔图案和金线刺绣, 下身穿着蓝色长裤, 为全身像。画家着重刻画了年轻王子的面部特征和他眼神中流露出的沉思。在描绘人物的蓝色衬衫和构图背景中的窗帘时, 艺术家试图展现明暗对比的效果。

在《双人构图》中, 画家将两个人物置于画面中心, 展现了其表现构图深度和构建透视的能力。在这幅作品中, 画家一反常态, 将人物置于背景之中, 而前景则描绘了饰有蓝色和红色螺旋边框的柱子。

米尔扎·卡迪姆于1875年在故乡埃里温去世, 享年50岁, 正值其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他被安葬在家乡, 但遗憾的是, 他的墓地已不复存在。多年后, 到了20世纪初, 由于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间爆发种族冲突, 画家米尔扎·卡迪姆的儿子阿列克佩尔-别克·卡迪姆和阿列斯科尔-别克·卡迪姆被迫离开故乡埃里温, 移居巴库。但米尔扎·卡迪姆的许多作品和藏书仍留在埃里温。他的遗作于1921年由他的儿媳法特玛·卡德姆别科娃带到巴库。1933年至1939年间, 这位艺术家的家人向阿塞拜疆艺术博物馆捐赠了他的26幅作品。此外, 米尔扎·卡迪姆·伊列瓦尼的三幅作品(《玛赫·塔拉特肖像》和两幅《玫瑰与夜莺》)收藏于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 另一幅细密画作品收藏于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米尔扎·卡迪姆·伊列瓦尤其注重人物外貌的刻画。在肖像画中追求完美逼真, 成为现代阿塞拜疆美术的一个转折点。作为阿塞拜疆架上绘画的创始人, 米尔扎·卡迪姆将现实主义元素引入了本土美术。他开创的传统由阿塞拜疆美术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阿齐姆·阿齐姆扎德及其追随者继承。✿

### 参考文献

1. 外高加索地区. 奥古斯特·冯·哈克茨豪森男爵的旅行印象与回忆录(第二部分). 圣彼得堡. 1857年. 149页
2. 米克拉舍夫斯卡娅·N·M. 十九世纪艺术家: 米尔扎·卡迪姆·埃里瓦尼和米尔·莫赫松·纳瓦布 / V.M. 波列沃伊编 // 阿塞拜疆艺术. 巴库. 1954年
3. Azərbaycan qrafikası XX əsrə qədər. Azərbaycan Milli İncəsənət Muzeyinin rəsmi saytı: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204102527/http://nationalmuseum.az/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4&Itemid=238&lang=az](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204102527/http://nationalmuseum.az/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4&Itemid=238&lang=az)